

# 十日谈

## The Decameron

上

[意] 卜伽丘 著



中国致公出版社

# 十日谈

[意]

卜伽丘著

郑连译



# 永久记忆版 世界文学名著文库

## (全译本)

### 第七辑

- 傲慢与偏见
- 双城记
- 简·爱
- 呼啸山庄
- 巴黎圣母院
- 鲁滨逊漂流记
- 牛虻
- 包法利夫人
-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 茶花女
- 君子协定
- 十日谈(上下)
- 情感教育
- 夏伯阳
- 古希腊罗马神话故事
- 红与黑
- 第四十一
- 爱丽丝漫游奇境记
- 红磨坊
- 拿破仑传(上下)

邮购地址：北京市水碓子邮局82号信箱 刘军

邮 编：100026(免收邮资)

E-Mail：ZZTX@sohu.com

# 永久记忆版 世界文学名著文库

## (全译本)

老人与海	苔丝	刀锋
福尔摩斯新探案集	奥勃洛莫夫	罗生门
娜娜	静静的顿河 (上中下)	格列佛游记
白鲸	奥瑟罗	幽谷百合
被侮辱与被损害的	真实的故事	两个新嫁娘
野性的呼唤	初雪	环游世界八十天
复活	贵人迷	朗热公爵夫人
罗亭	苦难的历程 (上下)	禁治产
前夜	死魂灵	都尔的本堂神甫
猎人笔记	化身博士	邦斯舅舅
好兵帅克	漂亮朋友	魂断蓝桥
安娜·卡列尼娜 (上下)	温泉	爱玛
天方夜谭	圣经故事	费加罗的婚礼
丧钟为谁而鸣	你往何处去	木木
大卫·科波菲尔 (上下)	汤姆叔叔的小屋	贵族之家
汤姆·索亚历险记	绿野仙踪	父与子
飘 (上下)	罪与罚	钦差大臣
红魔鞋	伊豆的舞女	白夜
西线无战事	唐璜 (上下)	斯巴达克思
上尉的女儿	巨人传 (上下)	青年近卫军
白雪公主	唐·吉诃德 (上下)	天使的愤怒
欧也妮·葛朗台	母亲	阿布马勒老爹
百万英镑	金银岛	铁面人
高老头	黑桃皇后	勇士的奇遇
雾都孤儿	驿站长	情人
我的大学	村姑小姐	被开垦的处女地
在人间	暴风雨	三颗心
白痴	两个骠骑兵	一仆二主
战争与和平 (上下)	克莱采奏鸣曲	国王的手下
悲惨世界 (上下)	阿里巴巴与四十大盗	金色豪门
羊脂球	绿林英雄罗宾汉	夺命迷梦
巴马修道院	秘密花园	一个人的遭遇
红字	灰姑娘	凡高自传
小妇人	皇帝的新装	廊桥遗梦
永别了，武器	血宇的研究·四签名	马语者
蝴蝶梦	福尔摩斯冒险史	莫扎特传
三个火枪手	巴斯克维尔的猎犬·恐怖谷	希区柯克悬念故事集
名利场	华生医生回忆录	卓别林自传
卡门	福尔摩斯归来记	教父
童年	最后致意	泰坦尼克号
孤星血泪	小公主	走出非洲
哈姆雷特	居里夫人自传	人猿泰山
窈窕淑女	左拉传	尼尔斯骑鹅旅行记
罗密欧与朱丽叶	贝多芬传	查泰莱夫人的情人
麦克白	这里的黎明静悄悄	伊凡雷帝
第十二夜	木偶奇遇记	与狼共舞
菲菲小姐	磨坊书简	所罗门宝藏
吝啬鬼	基度山恩仇记 (上下)	埃及艳后
跳来跳去的女人	约翰·克利斯朵夫 (上下)	鹿苑长春
脖子上的安娜	情感的迷惘	孤岛疑案
圣女贞德	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	普利兹家族的荣誉

总 策 划：子 龙

责 任 编 辑：子 龙

装 帧 设 计：张 清 工 作 室

E-MAIL: qingzhg@public3.bta.net.cn

## 导 读

乔万尼·卜伽丘(一三一三~一三七五)与他的朋友彼特拉克称为文艺复兴的第一批优秀作家,开创了文艺复兴的文学浪潮。《十日谈》是他的代表作。文艺复兴运动实际上是资本主义思想在文化上的表现,卜伽丘的《十日谈》的主要意趣在于对封建势力的无情嘲讽,它通过文学的形式,揭露了封建社会的虚伪以及对正常人性的压制,歌颂人性中美好、光辉的一面,它是资本主义思想对封建势力开战的檄文。所以它的出版引起了封建势力的巨大恐慌,他们把本书的内容宣称为“淫秽”。这本书长期以来都受到禁止,因为它所讲述的故事,都是针对封建社会的禁欲主义而言的。文艺复兴运动正是以《十日谈》的出版揭开了战斗的序幕。

《十日谈》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三四八年,爆发了一场可怕的瘟疫。劫难逃生的十个男女青年来到了城外的一个小别墅,他们每人每天讲述一个故事以作为消遣,住了十多天,讲了一百个故事,这些故事就构成了本书的主题。这些故事涉及最多的是代表封建势力的天主教会,在这些故事里,对教会的神甫的愚昧、虚伪、贪婪和无耻进行了淋漓尽致的讽刺。当然,本书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它的思想性,同时还在乎它的文学性。卜伽丘的文笔优美,构思奇特,语言风趣幽默,令人读后忍俊不禁。虽然我们的时代离此已经很远,读者对于书中所揭露的现象可能比较陌生,但是我们今天重读这本书,仍然会对其中所反映出来的智慧赞叹不已。

# 目 录

原序 .....	( 1 )
<b>第一天</b> .....	<b>( 3 )</b>
第一个故事 .....	(18)
第二个故事 .....	(29)
第三个故事 .....	(33)
第四个故事 .....	(36)
第五个故事 .....	(39)
第六个故事 .....	(42)
第七个故事 .....	(44)
第八个故事 .....	(48)
第九个故事 .....	(50)
第十个故事 .....	(51)
<b>第二天</b> .....	<b>( 59 )</b>
第一个故事 .....	(59)
第二个故事 .....	(64)
第三个故事 .....	(70)
第四个故事 .....	(78)
第五个故事 .....	(83)
第六个故事 .....	(94)
第七个故事 .....	(106)
第八个故事 .....	(124)
第九个故事 .....	(136)
第十个故事 .....	(148)

<b>第三天</b>	.....	(158)
第一个故事	.....	(160)
第二个故事	.....	(166)
第三个故事	.....	(171)
第四个故事	.....	(179)
第五个故事	.....	(184)
第六个故事	.....	(189)
第七个故事	.....	(196)
第八个故事	.....	(212)
第九个故事	.....	(222)
第十个故事	.....	(231)
<b>第四天</b>	.....	(240)
第一个故事	.....	(246)
第二个故事	.....	(256)
第三个故事	.....	(266)
第四个故事	.....	(272)
第五个故事	.....	(277)
第六个故事	.....	(281)
第七个故事	.....	(287)
第八个故事	.....	(291)
第九个故事	.....	(295)
第十个故事	.....	(298)
<b>第五天</b>	.....	(309)
第一个故事	.....	(309)
第二个故事	.....	(318)
第三个故事	.....	(322)
第四个故事	.....	(327)
第五个故事	.....	(332)
第六个故事	.....	(337)

第七个故事 .....	(341)
第八个故事 .....	(347)
第九个故事 .....	(352)
第十个故事 .....	(356)
<b>第六天 .....</b>	<b>(366)</b>
第一个故事 .....	(367)
第二个故事 .....	(369)
第三个故事 .....	(372)
第四个故事 .....	(373)
第五个故事 .....	(376)
第六个故事 .....	(377)
第七个故事 .....	(379)
第八个故事 .....	(382)
第九个故事 .....	(383)
第十个故事 .....	(385)
<b>第七天 .....</b>	<b>(398)</b>
第一个故事 .....	(399)
第二个故事 .....	(403)
第三个故事 .....	(406)
第四个故事 .....	(411)
第五个故事 .....	(414)
第六个故事 .....	(421)
第七个故事 .....	(424)
第八个故事 .....	(430)
第九个故事 .....	(436)
第十个故事 .....	(445)
<b>第八天 .....</b>	<b>(451)</b>
第一个故事 .....	(451)
第二个故事 .....	(454)

第三个故事 .....	(459)
第四个故事 .....	(466)
第五个故事 .....	(471)
第六个故事 .....	(473)
第七个故事 .....	(479)
第八个故事 .....	(498)
第九个故事 .....	(502)
第十个故事 .....	(516)
<b>第九天 .....</b>	<b>(528)</b>
第一个故事 .....	(529)
第二个故事 .....	(533)
第三个故事 .....	(536)
第四个故事 .....	(540)
第五个故事 .....	(544)
第六个故事 .....	(552)
第七个故事 .....	(556)
第八个故事 .....	(558)
第九个故事 .....	(561)
第十个故事 .....	(566)
<b>第十天 .....</b>	<b>(572)</b>
第一个故事 .....	(572)
第二个故事 .....	(575)
第三个故事 .....	(579)
第四个故事 .....	(584)
第五个故事 .....	(590)
第六个故事 .....	(594)
第七个故事 .....	(599)
第八个故事 .....	(605)

第九个故事 .....	(620)
第十个故事 .....	(634)
跋 .....	(648)

《十日谈》(一称《伽略特王子》)由此开始,共收一百篇故事,由七位小姐三个青年分十天依次讲完。

## 原序

寄同情予不幸的人,是一种德行。这种德行是每个人都应该具有——尤其是那些渴求同情、并且体味到同情的人。如果有谁承受过同情,得到过安慰,因而体味到这份情意的可贵,那么我就是其中一个。从年少至今,我始终热烈地爱着一个人儿。她是那么高贵,我真有些配不上她。绅士们听到我这段恋爱,只知道很看重我、夸奖我,可不知道我为这段恋爱忍受了多少折磨。我的折磨并非来自于情人心肠太硬,使我难过;而是因为我痴心妄想,一股难于抑制的欲火在胸中燃烧。我们之间根本不可能,因此,我时常只落得徒然苦恼而已。

在我为着爱情而受苦受难的时候,有一个朋友常劝慰我,开导我,要不然,只怕我再不会活在这世界上了。不过天主以亘古不变的法则,让任何人到头来都有自己的归宿。我爱我的意中人,爱得比任何人都热烈,不论它会给我带来何种灾难,都不能挫折或动摇我这份爱情;可是时光却冲淡了它,到现在我的灵魂里只剩下追念——这是爱情赐给人最珍贵的礼物。我这场恋爱,经过许多痛苦以后,现在解脱了,只剩下欢乐的回忆。

尽管我不再痛苦,可是我仍然记得那些给我关怀、安慰、帮助的人。我将终生感念他们的盛情,至死不忘。为了表示我的感激之情,我决定凭自己一点浅薄的才学,为帮助过我的人写一点儿东西,聊作报答。这本书或多或少总会对一些人有用处的。

虽说像这本书是不见得会给予不幸的人多大安慰,不过我觉得把这本书贡献给最需要的人,对他们会更有帮助,更可宝贵。没有谁会否认,把这本书——这份微薄的安慰,献给一位小姐比献给

一个男子更合适！

女人因为胆怯，害羞，会把爱情的火焰包藏在自己的柔弱的心房里，过来人都知道这一股力量比公开的爱情还要猛烈得多。另一方面，女人得服从父母、兄长、丈夫的意志，听他们的话、受他们的管教。她们整天守在闺房里，昏闷无聊，有所想望而又无可奈何，情思撩乱而郁郁寡欢。

在这种情况下，只有新鲜的排遣才能消解她们的相思。再说，妇女忍耐力远不及男子。男人恋爱起来，决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只要他高兴可看可听的东西多的是：他可以去打鸟、打猎、钓鱼、骑马，也可以去赌博或是经商。有了这种种消遣，他心里的愁苦至少可以暂时摆脱或减轻了，最终他会逐渐忘却了痛苦。

命运对于妇女显得特别吝啬，尤其对于需要安慰的妇女。为了弥补这份缺憾，我才打算写这一部书，给怀着相思的少女少妇一点安慰和帮助。这本书里讲了一百个故事——或者是讲了一百个“寓言”，一百段“野史”，随你怎么说。这些故事都是在最近瘟疫盛行的一段时间中，由一群士女——七位小姐、三位青年分十天讲述的。故事以外，还有七位小姐唱着歌曲滋以消遣。

在这些故事中，情人们悲欢离合的遭遇，以及一些离奇曲折的奇迹会带着我们时喜时悲。建议淑女们多读一下这些故事，因为她们可以从中得到一些有益的启发，因为借这些故事，她们可以认识到什么事情应当避免，什么事情可以尝试。希望这本书能替她们解除一些愁闷吧。

但愿天主允许吧！真能做到这一步，那么我们都应该感谢爱神，是他给了我力量，把我从爱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感谢天主！感谢爱神！

# 第一 天

《十日谈》的第一天由此开始。作者首先对十个男女集合的缘由作了说明。他们由潘比妮亚领导，随意讲述故事，以下便是他们所说的故事。

善良的女士们都是富于同情心的，当你们读着这本书时，肯定会认为故事的开端是太悲惨愁苦了，这正如一场可怕的瘟疫，是一件很不好受的事。不过请继续往下读。本书的开端虽然凄凉，却好比一座险峻的高山，无限风光在险峰，攀援的艰苦是必不可少的。俗话说：乐极生悲，而悲到极致，也会出现意想不到的欢乐。

所以开端的凄凉是暂时的，不过占了寥寥几页篇幅罢了；说真话，我真不愿意累你们叹息、掉泪，可是此外又没有旁的路可通，如果不回顾一下悲惨的过去，你们将无法理解这些故事，是在怎样的一个情景下产生的；所以只好在书里写下这样一个开头，让你们体会一下高山后美丽的平原。

公元一三四八年，一场可怕的瘟疫侵袭了意大利的城市中最美丽的城市——就是那繁华的佛罗伦萨。这场瘟疫不知道是受了天体的影响，还是威严的天主对人类的惩罚；它最初发生在东方，然后不断地蔓延开去，不到几年工夫，死去的人已不计其数；后来竟不幸传播到了西方。大家都束手无策，城里各处污秽的地方都派人扫除过了，禁止病人进城的命令已经发布了，保护健康的种种措施也执行了；此外，虔诚的人们还成群结队、零零落落地向天主一再做祈祷了。能做的都做了，可是到了那一年的初春，可怕的病症还是出现了。

这里的瘟疫与东方的瘟疫不同，东方的瘟疫是鼻孔里一出鲜

血，就必死无疑，而这里染病的男女，先是在鼠蹊间或是在腋肢窝下隆然肿起一个瘤来，到后来愈长愈大，有时候有一个鸡蛋或苹果那么大。一般人管这瘤叫“疫瘤”，不消多少时候，这“疫瘤”就蔓延到人体各部分。病人的臀部、腿部，以至身体的其他各部分都出现了黑斑或是紫斑，有时候是稀稀疏疏的几大块，有时候又细又密，不管是什样子，都是死亡的预兆。

在当时的医学条件下，得了这病就意味着人生的终结。也许这根本是一种不治之症，也许是由于医师学识浅薄，反正找不出真正的病源，因而也就拿不出适当的治疗方法来。总而言之，得了这种病而侥幸治愈的人，真是少得可怜，多数病人都在出现“疫瘤”的三天以内就送了命，而且干净利落地不带发烧或是其他的症状。

这瘟病的传播速度仿佛干柴靠近烈火那样容易燃烧起来，健康的人只要一跟病人接触，就染上了病，那情形确切地说，情况还要严重呢，不要说走近病人，与病人谈话，会招来病魔；甚至接触到病人穿过的衣服，摸过的东西，也会立即染上了病。

这还算不上可怕，比这可怕的事还有呢。要不是我和许多人亲眼目睹，那么，这种种事情无论谁告诉我，我也不敢信以为真，别说是把它记录下来了。这一场瘟疫不仅是人与人之间会传染，就连人类以外的牲畜，只要一接触到病人、或是病人接触过的什么东西，就染上了病，结果与人一样，过不了多少时候，就死了，这种情形也是屡见不鲜。有一天，我看到大路上扔着一堆破烂的衣服，分明是一个染病而死的穷人的遗物，这时候碰巧来了两头猪，大家知道，猪总是喜欢用鼻子去拱东西的，也正是它们祖宗传下来的坏毛病让它们倒了大霉。这两头猪用鼻子把那衣服翻了过来，在嘴里乱嚼乱拱了一番，一会儿工夫，这两头猪就不住地打起滚来，再过了一会儿，就像吃了毒药似的，两脚一蹬，死在那堆衣服上了。

而活着的人们，每天看到这一幕幕的惨事，心里就充满着恐怖和种种怪念头；到后来，几乎所有的人都采取了冷酷无情的手段：避不接触病人和病人用过的一切东西。这样一来，心理上有了一

种安全感。

有些人以为与世隔绝高度节制，才能逃过这一场瘟疫。于是他们各自结了几个伴儿，千辛万苦找些没有病人的洁净的宅子住下，完全和外界隔绝起来。吃着最精致的食品，喝着最美的酒，但总是尽力节制，绝不肯有一点儿过量。他们借音乐和其他的玩意儿来消磨时光，他们开始淋漓尽致地表现自己的性情，对外界的疾病和死亡的情形他们完全不闻不问。

也有些人认为对付瘟疫的有效办法惟有纵情欢乐、豪饮狂歌，尽量满足自己的一切欲望，什么都一笑置之，才是最佳选择。而且他们也当真照着他们所说的话实行起来，往往夜以继日地尽情纵饮，从这家酒店逛到那家酒店，甚至任意闯进人家住宅，为所欲为，这时候往往也没有人来阻拦他们，因为大家都是活了今天保不住明天，保命都来不及，哪儿还顾得到什么财产不财产呢。所以大多数的住宅竟成了公共财产，哪一个过路人都可以大模大样地闯进去，只当是自己的家一般占用着。一时间公共财产倒是增加了不少。可是，尽管他们这样横冲直撞，对于病人还是避之惟恐不及。如果屋里有病人，他们是断然不会进去的。

非常时期，浩劫当前，法纪和圣规也都荡然无存了；因为神父和执法的官员，也都死的死，病的病，因此，简直每个人都可以为所欲为。此时的等级制度倒是销声匿迹了。

大多数人采取了一种折衷的态度。他们既不像第一种人那样严格节制着自己的饮食，但是也像第一种人一样适可而止；也不像第二种人那样大吃大喝、放荡不羁，但也像第二种人一样也满足自己一定的欲望。他们并没有闭户不出，也到外面去走走，只不过手里总要拿些什么鲜花香草，或是香料之类，用以消除那充满在空气里的病人、药物和尸体的气味，也借此清神醒脑。

浩劫时期，也有人有一种更明确和直接的见解。他们认为，要对抗瘟疫，只有一个好办法，而且这是惟一的办法，那就是躲开瘟疫。于是，有了这种想法的男男女女，他们背离自己的城市，丢下

了自己的老家、亲人和财产，逃到别的地方去——至少也逃到佛罗伦萨的郊外去，仿佛这场瘟疫是天主降临给那些留居城里的人的，只要一走出城，就逃出了这场灾难。或者说，他们以为留住在城里的人们末日已到，不久就要全数灭亡了。而自己理所当然是幸运者。

这些人的见解各有不同，采取的方式也各不相同，而结果却是大致相同。各地都有好些各色各样的人在自身健康时，立下榜样，教人别去理会那得病的人，后来自己也病倒了，没人看顾，就这样孤独地断了气。

这并不是胡编乱造，真的，到后来大家你回避我，我回避你；街坊邻舍，谁都不管谁；即使亲戚朋友也几乎断绝了往来，难得说句话，离得远远的。这还不算，竟至于哥哥舍弃弟弟，叔伯舍弃侄儿，姊妹舍弃兄弟，甚至妻子舍弃丈夫都是司空见惯的事。最伤心、最叫人难以置信的是连父母都不肯看顾自己的子女，好像这子女并非他们自己生下来的或者说跟他们压根儿就没有关系。

因此病倒的人大多都没人看顾，偶尔也有几个朋友，出于慈悲心，来给他们一些安慰，不过这是极少数的；也会有些仆人贪图高额的工资，肯来服侍病人，但也很少很少，而且这些多半是些粗鲁无知的男女，并不真正懂得看护，只会替病人传递茶水等等，当然也会眼看着病人死亡。这些侍候病人的仆人，枉自赚了那么些钱，多半都会命丧九泉！

怪病也带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怪风气。就因为一旦染了病，再也得不到邻居亲友的看顾，仆人又难雇，那些奶奶小姐，不管本来怎么如花似玉，怎么尊贵，一旦病倒了，也就再也不计较雇用什么样的人做贴身的仆人，不管他是男是女，也再不问他年老年少，都毫不在乎地解开衣裙，将自己在他面前裸露出来，只当他是一个女仆。她们这样做也是无可奈何；也许正因为如此，后来有些女人保全了性命的，品性就变得不那么端庄。

瘟疫的来势这么凶猛，病人又缺乏应有的护理，真是叫天天不

灵，叫地地不应，有许多病人，假如能得到好好的调理，本来可以得救，现在却都死去了。所以城里日日夜夜都要死去大批大批的人，那情景听着都叫人毛骨悚然，别说是当场看到了。至于那些幸而活着的人，在这样的情势下，许多古老的习俗也都改变了。

照原来的风俗（现在也还可以看到的），如果谁家死了人，亲友邻居家的女性都得到丧事人家，向死者的家属吊唁；那家的男子们就和邻居以及别处来的市民在门口齐集等待神父的到来。人数或多或少，要看那家的排场而定。死者的朋友抬着棺材，每个人点一支蜡烛，拿在手里，唱着挽歌，直抬到死者生前指定的教堂。但是由于瘟疫的猖獗，这习俗就算没有完全废除，也差不多近于废除了；代之而起的是一种闻所未闻的风气。病人死了，不但没有女人啜泣，往往连一个人都没有在场。能赚到亲属的哀伤和热泪的死者真是极少极少；亲友们才不来哀悼呢——他们正在及时行乐，在欢宴，在互相戏谑呢，或是在与世隔绝，或是逃亡他乡。就连富于同情心的女人，为了要保全自己的性命，竟也不惜违背了她们的本性，跟着这种风气走。

再说，人死了，哭泣的人没有，送葬的人也是极少的，很少会有十一个八个邻居来送葬；而来送葬的决不是什么有名望有地位的市民，却是些为了金钱低三下四的人——他们自称是掘墓者，这些“勇敢”的掘墓者总是一抬起了尸架，匆匆忙忙就走，他们并不是送到死者生前指定的教堂，而往往送到最近的教堂就算完事。走在他们前面的五六个僧侣，手里有时还拿着几支蜡烛，有时一支都不拿，也是急匆匆地走，只要看到了空的墓穴，就叫掘墓人把死尸扔进去，再也不自找麻烦，郑重其事地替死者举行什么落葬的仪式了。

情形更惨的是下层阶级，以至大部分的中层阶级，他们因为没有钱，也许还存着侥幸的心理，多半留在家里，不论白天和黑夜，总是有许多人倒毙在路上。还有的死在家里，直到尸体腐烂，邻居们闻到了臭味，才知道他已经死了。